昭代典則卷之五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吳郡陸翀之訂正

金陵周日校刊行

太祖高皇帝

戊申洪武元年春正月乙亥我　太祖高皇帝祀天地于南郊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追尊四代祖考

皇高祖考尊號曰玄皇帝廟號德祖妣曰玄皇后。

皇曾祖考尊號曰恒皇帝廟號懿祖妣曰恒皇后。

皇祖考尊號曰祐皇帝廟號熙祖妣曰祐皇后。

皇考尊號曰淳皇帝廟號仁祖皇妣陳氏曰淳皇后。立妃馬氏爲皇后世子標爲皇太子。○大誥天下

詔曰朕惟中國之君自宋運既終天命眞人於沙漠入中國爲天下主傳及子孫百有餘年今運亦終海內疆土豪傑分爭朕本淮右庶民荷　上天眷顧　祖宗之靈遂乘逐鹿之秋致英賢於左右凡兩淮兩浙江東江西湖湘漢沔閩廣山東及西南諸郡蠻夷各處寇攘屢命大將軍與諸將校奮揚威武已皆戡定民安田里今文武大臣百司衆庶合辭勸進尊朕爲皇帝以土黔黎勉徇輿情於吳二年正月初四日告祭　天地于鍾山之陽卽皇帝位于南郊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以吳二年爲洪武元年是日恭詣　太廟追尊四代考妣爲皇帝皇后立　大社大稷於京師以冊寶立　妃馬氏爲皇后。　長子標爲皇太子布告天下咸使聞知○劉基曰冬寒之極必有陽春激湍之下必有深潭大亂之後必有大治理則然也元德既衰九土糜沸鴟張狼顧之豪彌滿山澤萬姓喁喁無所籲告天乃命我太祖皇帝肅將威武征伐不道於是拾宋掇秦掣趙拔燕不數載而天下遂歸一統者天命有在也。

改宣徽院爲光祿寺○詔製太廟祭器

上曰今之不可爲古猶古之不可爲今禮順人情可以義起所貴斟酌得宜必有損益近世泥古好用古籩豆

之屬以祭其先生既不用久而用之似亦無謂孔子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其製宗廟器御皆如事生之儀於是造銀器以金塗之酒壺盂觚每事皆八朱漆盤盆二百四十及揮椸枕簟篋笥幃幔浴室皆具

蒙古興化守將葉萬戶棄州遁者民李子成率衆詣湯和降和遣都指揮俞良輔往守之於是莆田等十三縣相繼皆降遂移師進攻延平

丁丑大宴羣臣于奉天殿

宴罷因諭之曰朕以布衣有天下實由天命當羣雄初起所在剽掠生民惶惶不保朝夕朕見其所爲非道心常不然既而與諸將渡江駐兵太平深思愛民安天下之道自是十有餘年收攬英雄征伐四方克賴諸將輔佐之功尊居天位念天下之廣生民之衆萬幾方殷朕中夜寢不安枕憂懸于心御史中丞劉基對曰往者四方未定勞煩聖慮今四海一家宜少紓其憂　帝曰堯舜聖人處無爲之世尚猶憂之矧德匪唐虞治非雍熙天下之民方脫創殘其得無憂乎夫處天下者當以天下爲憂處一國者當以一國爲憂處一家者當以一家爲憂且以一身與天下國家言之一身小也所行不謹或致顛蹶所養不謹或生疢疾況天下國家之重豈可頃刻而忘警畏耶○上諭中書省臣曰成周之臣治掌於冢宰教掌於司徒禮掌於宗伯政掌於司馬刑掌於

司寇工掌於司空故天子總六官六官總百執事大小相維各有攸屬是以事益簡而政不紊故治秦用商鞅變更古制法如牛毛暴其民甚而民不從故亂卿等任居宰輔宜振舉大綱以率百寮贊朕爲治○上諭羣臣曰吾觀史傳所載歷代君臣或聖明之君樂聞忠讜而臣下循默奸諂不盡其誠者有之或臣下不欺能抗言直諫而君上昏愚驕暴飾非拒諫者有之臣不諫君是不能盡臣職君不受諫是不能盡君道臣有不幸言不見聽而反受其責是雖得罪於昏君然有功於社稷人民也若君上樂於聽諫而臣善於進諫則政事豈有不善天下豈有不治乃知明良相逢古今所難○上又諭羣臣曰忠臣愛君讜言爲國蓋愛君者有過必諫諫而不切非忠也爲國者遇事必言言而不直者亦非忠也比來朕每發言百官但唯諾而已其間豈無是非得失而無有直言者雖有不善無由以聞自今宜盡忠讜以匡朕不逮若徒唯唯非人臣事君之義也

戊寅帝自舊內遷新宮○以李善長等兼東宮官

初御史中丞劉基學士陶安言於　帝曰昔聞中書及都督府議倣元舊制設中書令欲奏以太子爲之帝曰取法於古必擇其善者而從之苟惟不善而一槩是從將欲望治譬猶登高岡而却步渡長江而迴楫豈能達哉元氏胡人事不師古設官不以任賢惟類是與

名不足以副實行不足以服衆豈可取法且吾子年未長學未充更事未多所宜尊禮師傅講習經傳博古通今識達機宜他日軍國重務皆令啓聞何必倣彼作中書令乎禮部尚書陶凱請選人專任東宮官屬　上曰古者官不必備惟賢是用朕以廷臣有才望勲德者兼東宮官非無謂也嘗慮廷臣與東宮官屬有不相能遂成嫌隙或生奸謀離間骨肉若江充之事可謂明鑒朕今立法令臺省等官兼東宮官賛輔之父子一体君臣一心庶無相搆之患也乃命詹同等取東宮官制觀之謂同等曰朕今立東宮官取廷臣勲德老成者兼其職老成舊人動有典則若新進之賢者亦選擇叅用夫舉賢任才立國之本崇德尚齒尊賢之道輔導得賢人各盡職故連抱之木必以授大匠萬金之璧不以付拙工同對曰陛下立法垂憲之意實深遠矣於是以李善長等皆兼東宮官仍諭善長等曰朕於東宮官屬不別設府僚而以卿等兼之者蓋軍旅未息朕若有事於外必留太子監國若設府僚卿等任内事當啓聞太子或有聽斷不明而與卿等意見不合卿等必謂府僚導之嫌隙將由是而生朕所以特置賓客諭德等官以輔成太子德性且選名儒爲之賓友昔周公教成王告以克詰戎兵召公教康王告以張皇六師此居安慮危不忘武備蓋繼世之君生長富貴狃於安逸軍務之事多忽而

不務。一有緩急。罔知所措。二公所言。不可忘也。

改中書省官制○定尚寶司官制

初設左右相國。今改左右丞相各一人。左右丞各一人。參知政事二人。其屬左右司郎中各一人。員外郎各一人。都事各一人。中書舍人二十人。

初設符璽郎。今改爲尚寶司卿一人。少卿一人。司丞三人。職在禁廷。守寶璽符牌印章。而辨其所用。有事請於內。既事奉而藏之。凡寶十四。曰奉天之寶。以鎮萬國。祀天地。曰皇帝之寶。以冊封賜勞。曰皇帝信寶。以徵召軍曰天子之寶。以祭享鬼神。曰天子行寶。以封賜夷蠻。曰天子信寶。以調發蕃兵。曰制誥之寶。以識誥命。曰勅命之寶。以識勅命。曰廣運之寶。以識貢選。勘籍。曰御前之寶。以進御座從車駕。曰皇帝尊親之寶。以答賜宗人。曰敬天勤民之寶。以訓迪有司。凡扈守侍衛令牌之號六。曰申木火土金水。以警夜巡。金牌之號伍。曰仁義禮智信。以嚴守衛。凡半字銅符之號四。曰承東西北。巡者左半。守者右半。合契而從事焉。凡銅牌之號一。曰勇。以稽直卒。凡牙牌之號五。曰勳親文武樂。以察朝參。凡祭牌之號三。曰陪供執。以謹祀事。凡雙魚銅牌之號二。曰嚴以肅直衛。曰善以潔祀壇。凡符驗之號五。曰馬水達通信。以給傳郵。通制命。

諭省府大臣戒驕盈保富貴。

諭曰爾諸大臣既受封爵進職位可謂尊顯矣當同心輔國以享祿位朕常思古之君臣居安不忘警戒盈滿常懼驕縱兢兢業業日慎一日故能始終相保不失富貴大抵開基創業之主待功臣非不欲始終盡善如韓信彭越自不能保全其功深可惜哉至承平之後舊臣多有獲罪者究其所以蓋其事主之心日驕富貴之志日淫以致于敗古人致欹器於座側以戒其驕盈耳汝等宜戒慎之又謂都督同知康茂才等曰汝等今成大功豈汝一人之能哉非軍士同心効力曷能致此切不可挾功驕恣輕忽下人若此則鮮有不敗者朕故吐心拳拳爲爾等言之古之人主待其臣下往往以權術駕馭不以至誠相感易生猜疑故久而生變今吾以直言告汝常相警戒非止在於汝身汝又當以朕意訓汝子孫則可與國同其長久矣時皇太子侍側上指謂之曰太子年幼未歷世故朕嘗以此意誨之使他日汝子成立與吾兒共享太平常如今日則子子孫孫無有窮也羣臣皆拜謝而退○上御東閣御史中丞章溢學士陶安等侍因論前代興亡之事上曰喪亂之源由於驕佚大抵居高位者易驕處佚樂者易侈驕則善言不入而過不聞侈則善道不立而行不顧如此者未有不亡今日聞卿等論此深有警予心古者今之鑑豈不信與○上朝罷從容謂御史中丞劉基章溢曰朕起義淮右以

有天下戰陣之際橫罹鋒鏑者多常惻然于懷今民脫喪亂猶出膏火之中非寬恤以惠養之無以盡生息之道基對曰自元氏法度縱弛上下相蒙遂至於亂今當維新之治非振以法令不可上曰不然夫經喪亂之民思治安猶飢渴之望飲食則殘苦之餘休養生息猶恐未蘇若更敺以法令譬以藥療疾而加之以鴆將欲救之乃反害之且爲政非空言要必使民受實恩若徒事其名而無其實民亦何所賴焉溢頓首曰陛下深知民隱天下蒼生之福也○上謂宰臣曰朕每燕居思天下之事未嘗一日自安蓋治天下猶治絲一絲不理則衆緒棼亂故凡遇事必精思而後行惟恐不當致生奸弊以殃吾民以此不敢煩刻安逸至於刑法尤所關心然此非一人所能獨理卿等皆須究心庶幾人無寃抑刑獄清省漢宣帝言獄者所以禁暴止奸養育羣生甚得用法之意卿等宜体之毋忽也○上與儒臣論學術翰林學士陶安對曰正道之不明邪說害之也上曰邪說之害道猶美味之悅口美色之眩目人鮮不爲所惑自非有豪傑之見不能決去之也戰國之時縱橫押闔之徒肆其邪說游說諸侯當時諸侯急於利者多從其說往往事未就而國隨以亡此誠何益夫邪說不去則正道不興天下焉得而治安曰陛下所言深探其本上曰仁義治天下之本也賈生論秦之亡不行仁義之道夫

秦襲戰國之弊。又安得知此。

置中山衛指揮使司。以周立爲指揮使。○置濟寧左右二衛。○命道士周原德。往登萊州諭祭海神。○諭天下來朝府州縣官。

天下來朝府州縣官陛辭。上諭之曰。天下初定。百姓財力俱困。譬猶初飛之鳥。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搖其根。要在安養生息之而已。惟廉者能約己而利人。貪者必朘人而厚己。況人有才敏者或尼於私。善柔者或昧於欲。此皆不廉致之也。爾等當深戒之。

甲申詔遣周鑄等一百六十四人。往浙西覈實田畝。上謂中書省臣曰。兵革之餘。郡縣版籍多亡。田賦之制。不能無增損。征歛失中。則百姓咨怨。今欲經理以清其源。無使過制以病吾民。夫善政在於養民。養民在於寬賦。今遣周鑄等往諸府縣覈實田畝。定其賦稅。此外無令有所妄擾。復諭鑄等曰。爾經理第以實聞。無踵襲前弊。妄有增損。曲徇私情以病吾民。否則國有常憲。各賜衣帽遣之。○上謂劉基曰。曩者羣雄角逐。生民塗炭。死亡既多。休養難復。今國勢已定。天下次第而平。思所以生息之道何如。基對曰。生息之道在於寬仁。帝曰。不施實惠而槩言寬仁。亦無益耳。以朕觀之。寬仁必當阜民之財。而息民之力。不節用。則民財竭。不省役。則民力困。不明教化。則民不知禮義。不禁貪暴。則無以遂其生。如是

而曰寬仁。是徒有其名而民不被其澤也。故養民者必植其本。種樹者必培其根。基頓首曰。陛下盡心如此民其有不受惠者乎。傳曰。以仁心行仁政。實今日天下之幸也。

壬辰我師克建寧。

征南將軍胡廷美。（即廷瑞以避御字改今名）副將軍何文輝。率師至建寧。元守將同僉達里麻。參政陳子琦。集僚佐謀曰。聞大明軍驍勇。自入杉關諸鎮望風瓦解。其鋒不可當。今吾城中軍士不下萬餘。儲蓄尚富。可以拒守。不可與戰。彼攻吾城不克。必將自逸。吾因而乘之。或可以得志。衆皆曰然。由是備禦甚堅。廷美等進圍之。數與挑戰。達里麻等固守不出。我師環其四門攻之。益急。達里麻不能支。夜潛至副將軍何文輝營納款。詰旦總管翟也先不花亦率衆詣文輝降。廷美怒二人不詣己。欲屠其城。文輝止曰。吾與公同受命至此。爲安百姓耳。今城降。欲以私忿殺人可乎。廷美遂止。乃整軍入。申嚴號令。毫髮無所犯。執參政陳子琦送京師。獲將士九千七百九十餘人。馬二百七十三匹。銀一萬六千三百兩。粮九萬八千六百四十石。命指揮費子賢領兵守之。

庚子湯和克延平。執蒙古平章陳友定送京師。伏誅。

先是上遣使招諭友定。友定大會諸將。殺使者。置血酒甕中。慷慨飲之。誓衆死守。至是我師隔水而陣。分一軍

渡水。攻其西門。友定謀於衆曰。彼兵方來。其氣勇銳難與爭鋒。不如持久以困之。伺間而動。必有可勝。遂嚴飭軍校巡城。晝夜不少怠。諸將出戰。友定不許。數請不已。友定乃疑其部將蕭院判劉守仁有携二心。即收其兵柄。殺蕭院判。守仁知事急來奔。士卒多踰城夜遁。自始圍凡十日。適城中軍器局失火。炮聲亂發。我軍疑其內叛。遂併力攻城。友定見勢窮蹙。乃與副樞謝英輔。參政文殊海牙訣曰。大事已去。吾無以報國家。惟有死耳。公等宜自勉。迺退於省堂。按劒。仰藥飲之。達魯花赤白哈麻。具服北面泣拜。與謝英輔皆自縊死。賴正孫等夜開門出降。黎明我師入城。友定氣未絕。遂舁之出水東門外。值大雷雨。復甦。械繫送京師。以唐鐸知府事。友定福清縣人

友定至京師。

上詰之曰。元綱不振。海內土崩。天命更革。豈人力所能爲。爾竊據偏方。負固逆命。害吾參軍。殺吾使者。陸梁弗服。欲何爲哉。友定對曰。事敗身亡。惟有死耳。尚有何言。遂誅之。

是月彗星見于昴畢。○二月壬寅。朔中書省臣李善長等進郊社宗廟議。

上勅禮官翰林院太常諸儒臣曰。自昔聖帝明王之有天下。莫嚴於祭祀。故當有事。內必致其誠敬。外必備其儀文。所以交神明也。朕誕膺天命。統一海宇。首建郊社

宗廟以崇祀事顧草創之初典禮未備其將何以交神明致靈貺卿等宜酌古今之宜務在適中定議以聞至是善長等奏有國大祀曰圜丘曰方丘曰宗廟曰社稷各具沿革以進圜丘之說曰天子之禮莫大於祀天故有虞夏商皆郊天配祖其來尚矣周官大司樂冬至祀天於地上之圜丘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皆所以重報本反始之事禮之見於遺經者可考也秦人燔書滅學仍西戎之俗立四時以祀白青黃赤四帝漢高祖因之又增北時兼祀黑帝至武帝有雍五時之祠又有渭陽五帝之祠又有甘泉太乙之祠而昊天上帝之祭則未嘗舉行至元帝時合祭天地光武祀太乙遵元始之制而先王之禮變易盡矣魏晉以來郊丘之說互有不同宗鄭玄者以爲天有六名歲凡九祭六天者北辰曜魄寶蒼帝威靈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協光紀是也九祭者冬至祭昊天上帝於圜丘立春立夏季夏立秋立冬祭五帝於四郊王者各禀五帝之精而主天下謂之感生帝於夏正之月祭於南郊四月龍見而雩總祭五帝於南郊季秋大享於明堂是也宗王肅者則以天體惟一安得有六一歲二祭安得有九大抵多參二家之說行之而至唐爲尤詳武德貞觀間用六天之義永徽中從長孫無忌等議廢鄭玄

議用王肅說乾封中復從鄭玄議焉宋太祖乾德元年冬至合祭天地于圜丘神宗元豐中罷合祭哲宗紹聖徽宗政和間或分或合高宗南渡以後惟用合祭之禮元初用其國俗拜天於日月山成宗大德六年建壇合祭天地五方帝九年始立南郊專祀昊天上帝泰定中又合祭然皆不親郊文宗至順以後親郊者凡四惟祀昊天上帝今當遵古制分祭天地于南郊冬至則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以大明夜明星太歲從祀方丘之說曰按二代祭地之禮見於經傳者夏以五月商以六月周以夏至日禮之於澤中方丘蓋王者事天明事地察故冬至報天夏至報地所以順陰陽之義也祭天於南郊之圜丘祭地於北郊之方澤所以順陰陽之位也然先王親地有社存焉禮曰享帝於郊祀社於國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明地道又曰郊社所以祀上帝又曰明郊社之禮或以社對帝則祭祀乃所以親地也書曰敢昭告于皇天后土左氏曰戴皇天履后土則古者亦命地祇爲后土矣曰地祇曰后土曰社皆祭地也此三代之正體而釋經之正說自鄭玄惑於緯書而謂夏至於方丘之中祭崑崙之祇七月於泰折之壇祭神州之祇析而二之後世宗焉一歲二祭自漢武用祠官寬舒議立后土祠於汾陰睢上禮如祀天而後世又宗之於北郊之外仍祠后土元始間王莽奏罷甘泉泰畤復長

安南北郊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祠天地於南郊而後世又因之多合祭焉由漢歷唐千餘年間祀北郊者惟魏文帝之太和周武帝之建德隋高祖之開皇唐元宗之開元四祭而已宋元豐中議專祭北郊故正和中專祭者凡四南渡以後則惟攝祀而已元皇慶間議夏至專祭地未及施行今當以經爲正擬以今歲夏至日祀方丘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從祀宗廟之說曰傳云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爲之宗廟以享祖考而致其報本之意也德有厚薄故制有隆殺自天子至官師其制不同周制天子七廟而商書伊尹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知天子七廟自古有之不獨周爲然也若夫太祖百世不遷三昭三穆以世次比至親盡而遷焉此有天下之常禮也若至周穆王時文王親盡當祧共王時武王親盡當祧以其有功當宗故皆別立一廟而謂之文世室武世室亦皆百世不遷漢高承秦之弊未嘗立七廟至太上皇崩始詔郡國立廟而皇祖以上無聞焉惠帝詔有司立原廟又以沛宮爲高祖廟又以陵傍立寢園廟自後每帝輒立一廟不序昭穆景帝尊高帝爲太祖文帝爲太宗宣帝又尊武帝爲世宗皆世世不毀至元帝始罷郡國廟及寢園廟光武中興於洛陽立高廟祀高祖及文武宣元五帝天子親奉祠於長安故高廟祀成哀平三帝京兆尹侍祠又別立四親廟於南

陽春陵祀父南頓君祖鉅鹿都尉曾祖鬱林太守高祖春陵節侯皆歲時郡縣侍祠至明帝遺詔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後帝相承皆藏主於世祖文廟由是同堂異室之制至於元莫之能改唐高祖追尊高曾祖考立四廟於長安太宗議立七廟虛太祖之室玄宗創制立九室祀八世文宗開成中禮官以景帝受封於唐高祖太宗創業受命有功之主百代不遷親盡之主禮合祧遷至禘祫則合食如常其後以敬文武三宗爲一代故終唐之世常爲九世十一室宋至太祖追尊僖順翼宣四祖每遇禘則以昭穆相對而虛東向之位神宗熙寧中奉僖祖爲太廟始祖至徽宗時增太廟爲十室而不祧者五宗崇寧中主王肅議謂二祧在七世之外乃建九廟高宗南渡祀九世至于寧宗始別建四祖殿而正太祖東向之位元世祖中統三年初建宗廟于燕京以太祖居中爲不遷之祖至永定中爲七世十室今擬四代各爲一廟廟皆南向以四時孟月及歲除則合祭于高廟社稷之說曰周制少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社稷之祀壇而不屋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凡起大事動大衆必先告于社而後出其禮可謂重矣蓋古天子社以祭五土之祇稷以祭五穀之神其制在中門之外朝門之內尊而親之與先祖等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以其同功均利以養人故祭社必及

稷所以爲天下祈福報功之道也然天子有三社爲羣姓而立者大社其自爲立者曰王社又有所謂勝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國雖亡而存之以重神也後世天子之禮惟立大社大稷以祀之社皆配以勾龍稷皆配以周棄漢因高祖除亡秦社稷立官大社大稷一歲各再祠光武立大社稷于洛陽在宗廟之右春秋二仲月及臘一歲三祀唐因隋制並建社稷于含光門之右仲春秋二時戊日祭之玄宗升社稷爲大祀仍以四時致祭宋制每歲以春秋二仲月及臘日祭之元世祖營社稷于和義門內少南以春秋二仲月上戊日致祭今宜祀以春秋二仲月上戊日從之。

蒙古漳州總制陳馬兒以城降。

征南將軍湯和遣使傳檄至漳州元達魯花赤迭理迷實具服焚香北面再拜持斧砍印章引刀自刎而死總制陳馬兒以城降湯和命指揮李執中守之。

癸卯詔湯和還明州造海舟漕運北征軍餉。○命平章廖永忠爲征南將軍以參政朱亮祖副之帥舟師由海道取廣東。

上諭永忠等曰王者之師順天應人所以除暴亂解倒懸以慰民望朕昔平定武昌荊湘諸郡皆望風款附常遇春克贛州南安嶺南數郡亦相繼來歸此無他師出以律人心悅服故也今兩廣之地遠在南方彼此割據

民困久矣。定亂安民。正在今日。彼聞八閩不守。湖湘已平。中心震懾。若先遣人宣布威德。以招徠之。必有歸款迎降者。可不勞師旅。慎勿殺掠。沮向化之心。如其拒命。舉兵臨之。扼其險要。絕其聲援。未有不下者。且廣東要地。惟在廣州。廣州既下。則循海州郡。可傳檄而定。海南海北。以次招徠。留兵鎮守。仍與平章楊璟等。合兵取廣西。用師方畧。率用是道。肅靖南服。在此一舉。

蒙古汀州路守將陳國珍。及泉州郡縣皆降。

征南將軍胡廷美。遣建寧路將曹復疇。招諭汀州及寧化連城等縣。元汀州守將陳國珍。遂納款。泉州郡縣聞之。皆相繼降附。

丁未詔以大牢祀孔子于國學。仍遣使詣曲阜致祭。○禁士民易姓氏爲胡名。及習胡語服胡衣者。於是百有餘年之舊俗悉復中國矣。○癸丑常遇春克東昌。及所屬茌平等縣皆降。○甲寅楊璟遣千戶王廷取寶慶。遂下之。

楊璟遣千戶王廷。將兵取寶慶。先是我師已克寶慶。既而復爲故陳友諒遁將周文貴所陷。至是廷進次郡陽茱萸灘。賊衆千餘據險拒戰。廷擊敗之。進至城下。周文貴遁去。遂下其城。留兵守之。

丁巳命都督同知康茂才率師赴濟南。從大將軍徐達北伐。○壬戌勅贛州衛指揮使陸仲興帥師。會廖永忠征廣東。

上諭仲亨等曰近命平章楊璟等由湖南取廣西平章廖永忠等由福建取廣東今特命爾等率師由韶州直擣德慶三方進師爲犄角之勢舉無不克廣東既下合兵以取廣西先聲既震勢如破竹但當撫輯生民毋縱殺掠

命中書議役法

上以立國之初經營興作必資民力恐役及貧民乃命中書省驗田出夫於是省臣奏議田一頃出丁夫一人不及頃者以別田足之名曰均工夫直隸應天等十八府州及江西饒州九江南康三府計田三十五萬七千二百六十九頃出夫如田之數遇有興作於農隙用之

上諭中書省臣曰民力有限而徭役無窮當思節其力毋重困之民力勞困豈能獨安自今凡有興作不獲已者暫借其力至於不及之務浮汎之役宜罷之

丙寅徐達平樂安

初樂安俞勝納款徐達禮而遣之勝既歸陽爲附順陰實從元達乃遣其郎中楊子華等回樂安名爲造作軍器徵糧草實欲陰察其所以勝果拒命而叛達等遂進師攻之師至濟陽指揮劉寧獲勝偵卒二人達斬之而進丙寅達等師至土河距樂安五里命軍士塡壕以進明日俞勝部將朱鎮撫等報說勝已遁去達等率師趨樂安營于城東南其郎中張仲毅出降樂安平令指揮

華雲龍守之副將軍常遇春都督馮宗異追勝不及獲其將朱右丞而還既而有報元丞相也速平章忽林台等軍至達率兵出戰元兵敗走追奔八十餘里殺傷甚衆生擒樞密院判脫歡并軍士數百人獲馬三百匹

詔定宗廟時享之禮

翰林學士陶安待制詹同等奏古者禴祠烝嘗四時之祭三祭皆合享于祖廟惟春祭于各廟自漢而下廟皆同堂異室則又四時皆合祭矣今四廟時享亦宜倣近制合祭于第一廟庶適禮之中無煩瀆也上命春特祭餘三時合祭是日太常又進宗廟月朔薦新禮上覽畢謂羣臣曰宗廟之祀所以隆孝思也然祭之于後不若養之于先朕今不及矣嘗聞爲人子者願爲人兄其意謂兄侍膝下之日久於養之日多也朕於子爲人弟親存而幼不能以養及長而富有天下則親沒矣雖欲以天下養其可得乎因悲嘆久之命以月朔薦新儀物著之常典俾子孫世承之○陶安等奏古者天子五冕祭天地宗廟社稷諸神各有所用請製之上曰五冕禮太繁今祭天地宗廟則服袞冕社稷等祀則服通天冠絳紗袍餘不用

諭侍臣審察讒佞

上御奉天門謂侍臣曰凡人之言有忠諫者有讒佞者忠諫之言始若難聽然有益如藥石讒佞之言始若易

聽然其貽患不可勝言夫小人之爲讒佞也其設心機巧漸漬而入始焉必以微事可信者言於人主以探其淺深人主苟信之彼他日復有言必以爲其嘗言者可信將不復審察讒佞因得肆志而妨賢病國無所不至自古若此者甚多而昏庸之君卒莫之悟由其言甘而不逆於耳故也惟剛明者審擇於是非取信於公論不偏信人之言則讒言可杜矣○上諭侍御史文原吉等曰比來臺臣久無諫諍豈朝廷庶務皆盡善抑朕不能聽受故爾嘿嘿乎爾等以言爲職所貴者忠言日聞有益於天下國家若君有過舉而臣不言是臣負君臣能直言而君不納是君負臣朕嘗思一介之士於萬乘之尊其勢懸絕平居能言臨對之際或畏不能盡其詞或倉卒不能盡其意故常霽色以納之惟恐其不盡言也至於言無實者亦畧而不究蓋見秦漢以來季世末主護短惡諫誅戮忠直人懷自保無肯爲言者積咎愈深遂至不救夫日月之行猶有薄食人之所爲安能無過惟能改過便可成德矣原吉對曰陛下此心即大禹好聞善言成湯不吝改過之心也言而無實畧不之究尤見天地之量上曰有其實而人言之則當益勉於善無其實而人言之則當益戒於不善但務納其忠誠何庸究其差謬

命選國子監生周琦等十人侍太子讀書禁中○三月命

翰林儒臣修女戒

上謂學士朱升等曰治天下者修身爲本正家爲先正家之道始于謹夫婦后妃雖母儀天下然不可使預政事至于嬪嬙之屬不過備職事侍巾櫛若寵之太過則驕恣犯分上下失序觀歷代宮闈政由內出鮮有不爲禍亂者也夫內嬖惑人甚於鴆毒惟賢明之主能察之於未然其他未有不爲所惑者卿等爲纂修女戒及古賢后妃之事可爲法者使後世子孫知所持守

壬申我師克全州

先是平章楊璟遣左丞周德興參政張彬率兵取全州至是元平章阿思蘭聞王師至率衆逃遁州民遂以城降於是道州莫及遜寧遠州土官李文卿守藍山縣元帥黎茂陵等俱遣人請降

甲申徐達奏上所獲山東州縣卒馬糧鹽布絹總數

凡獲卒三萬二千餘人馬一萬六千餘匹糧五十九萬七千餘石鹽五萬三千餘引布絹八萬七百餘疋時近臣因進言山東舊有銀場可興舉者上曰銀場之弊我深知之利於官者少而損於民者多況今彫瘵之餘豈可以此重勞民力昔人有拔茶種桑民復其利者汝豈不知言者慙而退

蒙古江西分省廣東左丞何真遣使奉表迎降

何真東莞人嘗爲淡水場管勾元末兵亂嶺南盜賊蠭

起眞遂退而家居及亂兵據惠州眞集義兵復之以功受惠州路通判時海南寇邵宗愚陷廣州眞率衆擊走之元立江西分省廣東以眞爲叅政又陞左丞遂據有廣東諸州郡至是聞湯和等平福建遣使由海道奉表于元會廖永忠率舟師自福州由海道趨廣東眞使遇我師遂改眞表請降而遣人回報于眞於是永忠遣人送其使及表詣京師上賜詔褒之

諭侍臣劉基兵事

上御奉天門與劉基論兵事上曰克敵在兵而制兵在將兵無節制則將不任將非其人則兵必亂是以兩陣之間決死生成敗之際有精兵不如有良將基對曰臣荷聖上厚恩得侍左右每觀妙筭初謂未必皆然及至摧鋒破敵動若神明臣由是知任將在陛下將之勝不若主之勝也然臣觀陛下常不拘古法而勝此其所難也上曰兵者謀也因敵制勝豈必泥於古哉朕嘗親當矢石觀戰陣之事開闢奇正頃刻變化猶風雲之無常勢要在通其變耳亦何暇拘古法耶

蘄州進竹簟却之

上謂中書省臣曰古者方物之貢惟服食器用故無耳目之娛玩物之失今蘄州所進竹簟固爲用物但未命而來獻若受之恐天下聞風皆爭進奇巧則勞民傷財自此始矣命却之仍令四方非朝廷所需毋得妄有所

獻。

廖永忠師至廣東何真率官屬見遂破邵宗愚誅之廣州平

廖永忠舟師至潮州何真遣其都事劉克佐詣軍門上其印章并所部圖籍永忠至東莞何真自率官屬出見贛州指揮陸仲亨畧定英德清遠陽江連州肇慶等郡縣進攻德慶元守將張鵬程驅衆棄城遁仲亨等遂引兵會永忠于廣州永忠師至廣州之龍潭元將盧左丞遣鎮撫盧成納欵得海舟五百餘艘軍士二千九百餘人馬三百匹糧五千餘石命指揮胡通守之邵宗愚聞王師入廣州遣其黨羅元祥詣軍門降本以覘軍勢而實無降意永忠謂之曰欲降則來毋虛言以相欵也宗愚遷延累日竟不至永忠知其詐乃下令往攻之夜二鼓發兵直抵其寨詰旦破之宗愚兄弟俱殘暴嗜殺近境頗被其虐嘗陷廣州大肆侵掠廣州民尤嫉之及面縛入城民往觀之爭噬其肉遂與其徒皆棄市新會縣土豪黃彬河源縣曹文昌汲州廖仁等復聚衆作亂自稱元帥永忠復捕誅之南海縣人麥康祖以魘魅蠱毒殺人又捕斬之廣州既平永忠遂進兵取廣西

追封參軍胡深爲縉雲郡伯

制曰攄忠効力允惟勲舊之臣崇德報功宜厚追封之典表幽光於既往昭大節於無窮爰考彝章用加寵數

故參軍胡深奇姿素禀偉器夙成文詞克著於英華武事兼通於韜畧朕創業江左嘗駐師金華乃得賢才以資任用首居省幕繼擢參軍外則贊畫鼎鈞內則周旋帷幄恪恭乃職廉潔有聲重念括蒼之城近接閩海之地寇多侵擾民弗寧居俾率義師鎮茲封域每有保釐之助即無東顧之憂柰何兵逼寇區倉皇遇敵然能身先士卒慷慨以捐生今茲七閩悉入版圖所獲渠魁已今釁鼓惜爾不及見此俾朕哀痛致思是用褒崇以旌勇烈爾惟有嗣朕念不忘將世祿於厥家庶永延于宗祀歆服寵命用慰幽冥可追封爲縉雲郡伯

丙戌楊璟遣兵攻武岡州蒙古守將曾權以城降○丙申鄧愈至南陽蒙古參政王國寶副樞喬玖等以城降○徐達師至陳橋左君弼竹昌迎降

先是左君弼自唐州走安豐及安豐破復走汴梁元汴梁守將李克彝使守陳州　上嘗遣使諭以書曰曩者兵連禍結非一人之失予勞師暑月與足下從事足下乃舍其親而奔異國是皆輕信羣下之言以至於此雖悔何及今足下奉異國之命禦彼邊疆與予接壤若欲獻計帥師侵境其中輕重自可量也且予之國乃足下父母之國合淝之城乃足下丘隴桑梓之鄉寧不思乎天下兵興豪傑並起豈惟乘時以取功名亦欲保全父母妻子于亂世足下以身爲質而求安於人既已失策

設使垂白之母糟糠之妻獨居寡處各天一方朝思暮望以日爲歲足下縱不以妻子爲念何忍忘情於老親哉功名富貴可以再圖生身之親不可再得足下能留意於是幡然而來予當盡棄前非仍復待以故舊則足下於天理人心舉無不順矣君弼得書猶豫不能決上乃歸其母于陳州至是汴梁守將李克彝聞徐達至召君弼謂曰公與南朝數接戰熟其陣勢今授公以兵公前與戰我從後乘之何如君弼嘗感　上歸其母有降附意因曰南朝軍鋒不可當吾見其陣輒膽落不能戰故奔投至此況徐相國善用兵所向克捷君弼安敢復受命克彝無如之何乃夜驅軍民遁入河南於是君弼與竹昌等率所部兵詣達降達入汴城副將軍常遇春嘗于城外尋命都督僉事陳德守汴梁達等率步騎自中灤進取河南

是月彗星出昴北

昴胡星也彗除舊布新之象也唐李淳風作晉天文志成帝咸和七年十一月熒惑守昴八年七月熒惑入昴占曰胡王死是月石勒果死九年八月月又犯昴十一月石虎廢石弘幽殺之淳風曰是時雖二石僭號而其彊弱常占于昴不關太微紫宮也自是精於天文者首稱淳風而其言如此則昴爲胡星明矣又言彊弱不關於太微紫宮則胡人雖入中國僭大號不得當正統又

明矣嗚呼天人之際淵乎微哉迨我聖祖以正月即皇帝位復中國之正統彗星即見于昴畢之間是月又出于昴北至七月而元遂亾除腥羶之舊穢布文明之新化以開千萬年太平之瑞天也○又按漢天文志云昴畢間天街也街北胡也街南中國也今彗出昴畢之間蓋天厭胡人之混亂中國故清而正之而見其象於此天街之中既而又出於昴北則是既定於華夷之限又驅而除之於化外也觀其後歲在庚戌平定沙漠于應昌歲在戊辰蕩除胡種於捕魚兒海天道何昭昭哉夏四月命工畫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家戰伐之事爲圖以示子孫

上謂侍臣曰朕家本業農祖父皆長者世承忠厚積善餘慶以及於朕今圖此者使後世觀之知王業艱難也詹同頓首曰陛下昭德垂訓莫此爲切　上曰富貴易驕艱難易忽久遠易忘後世子孫生長深宮惟見富貴習於奢侈不知祖宗積累之難故示知之以此朝夕覽觀庶有所警也

戊申徐達平河南遂取嵩州

大將軍徐達等率師自虎牢關進至河南塔兒灣元將脫目帖木兒以兵五萬迎戰列陣於洛水之北十五里我軍既成列副將軍常遇春單騎突入其陣敵發二十騎橫槊刺之遇春發一矢斃其先鋒彼軍奪氣達遂揮

衆乘之俘斬無筭脫目帖木兒將散卒走陝州達遂進營於河南城北門李克彝復走陝西於是河南行省平章梁王阿魯溫送款軍門河南平達命左丞趙庸守之指揮任亮招撫嵩州壬子副將軍常遇春率兵至嵩州守將李知院迎降甲寅入其城執其平章外兒等分兵取未附諸山寨

禁宦官預政典兵

上謂侍臣曰吾見史傳所書漢唐末世皆爲宦官敗蠹不可拯救未嘗不爲之惋歎此輩在人主之側日見親信小心勤勞如呂强張承業之徒豈得無之但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聖人之深戒其在宮禁止可使之供灑掃給使令傳命令而已豈宜預政典兵漢唐之禍雖曰宦官之罪亦人主寵愛之使然向使宦官者不得典兵預政雖欲爲亂其可得乎

丁巳楊璟克永州

先是平章楊璟進擊永州元右丞鄧祖勝出兵南門拒戰璟擊敗之祖勝收兵入城固守璟盛兵圍之久不下乃命指揮胡海洋等於各門築壘困之復造浮橋於西江上練習軍士示以必克祖勝屢屈至是食盡力窮仰藥死參政張子賢等猶率衆拒守百戶夏昇縋城詣璟降因言祖勝死狀夜三鼓璟督兵四面攻之胡海洋等踰城入子賢復率衆巷戰天明衆潰子賢與元帥鄧思

誠等就執并獲其全城士馬璟調衡州衛指揮同知丁玉守之於是耒陽等州皆遣人降

蒙古守葊縣孟夏寨叅政李成守福昌知院張興守鈞州將哈喇魯守許州右丞謝孚皆來降○辛酉常遇春下汝州遂下郟縣○徐達遣都督同知馮宗異等取陝州蒙古守將脫目帖木兒棄城遁以都督同知康茂才守之○癸亥置山東行中書省調江西叅政汪廣洋爲山東叅政以翰林學士陶安爲江西叅政

上謂安曰朕渡江之初卿首率父老見于軍門爲朕敷陳王業論當時之務深合朕心由是朝夕相近幕府軍旅之事裨益良多繼入翰林益聞讜論今調汪廣洋爲山東叅政而江西乃上游都會可以代之者宜莫如卿其爲我撫治之安對曰臣以微陋叨蒙甄錄俾居左右幸望過矣今復委以重任恐付托不效有負　上恩帝曰躬擐甲冑決勝負於兩陣之間此武夫之事非儒生所能至若承流宣化綏輯一方之衆此儒者之事非武夫之所能也朕之用人因其所能不强其所不能卿才力宜膺是任故以授卿我豈私卿一人而不愛一方乎安乃頓首受命

以陝西盧氏縣隸南陽府○甲子車駕發京師幸汴梁

上遣使諭都督同知馮宗異曰若克潼關勿遽乘勝而西今大將軍方有事北方宜選將留鎮守關以遏其援

兵爾且率師回汴梁朕將躬往議之是日　車駕發京師幸汴梁時言者皆謂君天下者宜居中土汴梁宋故都勸　帝往視之且會大將軍謀取元都

馮宗異入潼關請益兵於徐達達調僉事郭子興等守潼關與宗異俱還河南

馮宗異進兵攻潼關初蒙古李思齊張良弼聞王師取河南即駐兵潼關以拒既而火焚良弼營思齊乃移軍退守葫蘆灘遣其部將張德欽穆薛飛守關及王師至關思齊棄輜重走鳳翔良弼奔麟城丙寅宗異遂入潼關引兵西至華州蒙古守將望風奔潰五月庚午徐達自河南進至陝州馮宗異請益兵守潼關達調僉事郭子興將慶陽衛指揮于光威武衛指揮金興旺守之丙子馮宗異還軍至陝州徐達與之俱還河南

己卯廖永忠等克廣西梧藤等州

征南將軍廖永忠參政朱亮祖等兵至梧州元達魯花赤拜住率官吏父老迎降時元吏部尚書普顏帖木兒張翔以便宜行事入廣西行次藤州伺永忠兵至募兵欲迎戰民無有應之者既而聞州守吳鏞出降乃率所部百餘人走鬱林亮祖勒兵追之普顏帖木兒戰死張翔赴水死亮祖駐兵於藤州於是潯容貴橫鬱林等州郡以次皆降

庚寅車駕至汴梁

辛卯常遇春馮宗異至行在謁見。上勞之曰大將軍與將軍率師北征不踰年平齊魯下河洛亦甚勞矣遇春頓首曰此陛下威德所至臣等奉遵成筭得效驅馳臣等之幸也徐達尋自河南至見上。上勞之曰將軍帥師征討勤勞于外古人所謂忠爾忘身國爾忘家誠將軍之謂也朕聞河朔之民日夕望吾師至將軍宜與諸將乘時進取而安輯之朕觀天道人事元都可不戰而克大丈夫建功立業各有其時揆時之會不失事機在將軍等勉之達等頓首謝既退。上復召問達今取元都計將安出達對曰臣自平齊魯下河洛王保保逡巡太原徒爲觀望今潼關又爲我有張良弼李思齊失勢西竄元之聲援已絕臣等乘勢搏其孤城必然克之上據圖指示曰卿言固是然北土平曠利於騎戰不可無備宜選偏裨提精兵爲先鋒將軍督提水陸之師繼其後下山東之粟以給饋餉由秦趙趨轉臨清而北直擣元都彼外援不及內自驚潰可不戰而下達又曰臣慮進師之日恐其北奔將貽患於後必發師追之。上曰元起朔方世祖始有中夏乘氣運之盛理自當興彼氣運既去理固當衰其成其敗俱係于天縱其北歸天命厭絕彼自漸盡不必窮兵追之但其出塞之後即固守疆圉防其侵擾耳達受命而退

甲申蒙古海南海北道元帥羅福等遣使來降

時海南分府元帥陳乾富亦相繼歸附。上下詔諭意令益堅乃心以寧吾民。先是元廉訪使盧山海牙守雷州。征南將軍廖永忠遣人以克廣州事諭海牙海牙以爲詐殺使者。至是聞廣州已下。海牙懼南走交趾。故羅福遂以城降。

壬戌楊璟朱亮祖等克靖江

楊璟朱亮祖等合兵攻靖江。克之。執元平章也兒吉尼其都事趙元隆陳瑜劉永錫。廉訪司僉事帖木兒普化元帥几禿蠻萬戶董五漢府判趙世傑皆自殺。先是左丞周德興分兵據靖江險要以絶其聲援。璟既克永州遂引兵抵靖江城下。屯于北關。參政張彬屯西關。亮祖亦帥師自廣東來會。屯于東門象鼻山下。攻城越二旬不下。璟語諸將校曰。彼所恃者西城濠水耳。當先取閘口關決其堤岸則破之必矣。諸將曰諾。明日遣指揮使丘廣引輕兵攻閘口關。殺其守堤兵。決其堤濠水涸。因築土堤至近與其城接。以通士卒。遂克其北門。月城尋又克其北門水隘。斬獲百人也。兒吉尼有懼色。復攻其西門不利。我軍死者三百餘人。相持凡兩閱月。攻之益力也。兒吉尼勢窮蹙。其總制張榮與麾下裴觀以書繫矢射璟營約降期。以是夜來會。既二鼓觀縋城出見璟備言城中儲積空虛。人無鬬志。可立取之狀。璟乃給白皮帽百餘俾歸爲識。約四鼓從寶賢門入。至期璟命指

揮使吳與寧等。率衆登城而入。也兒吉尼聞變倉卒走。追至城東伏波門執之。亮祖德興各以所部兵入城。惟彬尚屯南關。彬始攻城。爲守者所詬。嘗恚曰。城破之日。當悉屠之。比克城。璟懼其縱殺。下令曰。殺人傷人及剽掠者死。彬乃止。衆心遂安。○廖永忠進師至南寧。元上浪屯田千戶宋真執其守將平章咬住。參政那海。遣使詣永忠降。永忠悉收諸司印章。命真守其城。送咬住等赴京師。於是左江太平府土官黃英衍。右江田州府土官岑伯顏等。遣使齎印章詣楊璟降。元平章阿思蘭初自全州之敗。率其餘衆。退保象州。廖永忠兵至梧州。遣指揮耿元璧等討之。師至賓州境。思蘭復遣其部將李左丞迎拒。元璧等擊敗之。思蘭窮迫。乃遣其子僧保來納款。至是自率所部詣永忠。獻其銀印三。銅印三十七。金印五。廣西悉平。楊璟等自靖江率師還京。

陳友定故將金子隆陷將樂。攻延平。命平章李文忠率兵討之。

陳友定既敗。其將金子隆馮谷保等。糾合清流寧化散卒。寇將樂。勢甚猖獗。守禦千戶宋國成嬰城固守。至是賊黨日衆。攻城益急。國成以援兵不至。棄城遁。子隆等遂陷將樂。殺知縣馬源。主簿蘇兼善。乘勝寇延平。攻四鶴門。指揮羅德聚千戶李申擊却之。復來攻。官軍出陣于城南橋。以禦之。指揮蔡玉率衆奮斬。大敗其衆。追至

沙縣之青雲寨子隆等負險拒守。建寧衛指揮使沐英遣兵夾攻破之。擒谷保。上以金子隆未平。乃命平章李文忠率兵討之

以邳州知縣李相知和州。兼守禦事。

相至和州。以南鄉銅城堰牌廢日久。堰下之田皆沃壤而民不得耕。東門石牌傾圮。貫城河塡塞。皆爲民病。乃吊其父老。訓諭集衆脩浚之。度工計材。俾父老之習事者董其役。未幾二牌皆成。時其啓閉。以禁旱澇。堰堤周迴二百餘里。田得常稔。貫城之河東西凡千餘步。舟楫便之。民賴其利。

詔江西行省參政黃彬統兵領袁州。招集諸山寨逋卒。○置刻期百戶所

初選卒伍中能疾行者二百人。謂之刻期。以通捷報。至是立百戶所。以張德成爲百戶領屬之。

秋七月蒙古大都紅霧。及墨氣起。○勑諭新受北方守令。

勑曰。牧民之任。當愛其民。況新附之邦。生民凋瘵。不有以安養之。將復流離失望矣。爾宜體朕意。善撫循之。毋加擾害。簡役省費。以厚其生。勸孝勵忠。以厚其俗。能如朕言。不但民受惠於汝。汝亦獲循良之名矣。上命中書給賞。以勵其廉耻。○復徵天下賢才至京。授以守令。上語中書省臣曰。治國家以得賢才爲先。賢者天下之望也。然布衣之士。新授以政。必有以養其廉耻。然後可以

責其成功。洪範曰。既富方穀。此古人之良法美意也。乃厚賜而遣之。○上謂中書省臣曰。中原兵難之後。老稚之孤貧者。多有失所。宜遣人賑恤之。省臣以國用不足爲對。上曰。得天下者。得民心也。夫老者民之父母。幼者民之子弟。恤其老。則天下之爲子者悅。恤其幼。則天下之爲父母者悅。天下之老幼咸悅矣。其心有不歸者寡焉。苟置其困窮而不之恤。民將憮然曰。惡在其爲我上也。故周窮乏者。不患無餘財。惟患無是心。能推是心。何憂不足。今日之務。此最爲先。宜速行之。

都督同知康茂才兵至河北。安邑夏縣皆降。○丙申。車駕發汴梁還京師。命右副將軍馮宗異留守。

上在汴梁。復勑大將軍徐達等曰。將軍駐師河洛。養鋒蓄銳。經營布置。已見功績。今軍中士卒皆鼓勇思奮。況秋氣已近。糧餉粗足。乘機進取。維其時矣。宜調益都徐州濟寧諸將。各將精銳。悉會東昌。以俟征進。辛卯

上將發汴梁。大將軍徐達等自陳橋入辭。帝諭之曰。朕與卿等率衆渡江。誓除禍亂。以安天下。今士卒捨父母妻子。戰鬬於矢石之間。百死一生。久未休息。朕每念之。惕然於心。非得已也。中原之民。久爲羣雄所苦。死亡流離。徧於道路。天監在茲。朕不敢忘。故命爾等帥師北征。廓清中原。拯民艱苦。昔元起沙漠。其祖宗有德。天命入主中國。將及百年。今其子孫怠荒。罔恤民艱。天厭棄

之君刑有罪民復何辜前代革命之際兵戈相加視如
仇讎肆行屠戮違天虐民朕實不忍爾諸將帥當以爲
戒克城之日無虜掠毋焚蕩毋妄殺人必使市不易肆
民安其生凡元之宗戚皆善待之庶幾上荅天心下慰
八望以成朕伐罪救民之志有不恭命必罰無赦諸將
皆感激拜辭而退相謂曰主上愛民如此吾屬敢不敬
承丙申車駕發汴梁還京師命右副將軍馮宗異留守
徐達遂檄都督同知張興祖平章韓政都督副使孫興
祖指揮高顯等將益都濟寧徐州之師會于東昌
丁酉蒙古彬州守將左丰楊以城來降○閏七月庚子徐
達等率師取河北州縣

時徐達遣右丞薛顯參政傅友德等取衛輝元守將平
章龍二棄城走彰德辛丑達等師至淇門鎮參政傅友
德以獲嘉縣尹胡仲信來見達命仲信從鎮撫王處仁
守衛輝癸卯徐達師至彰德元年章龍二復出走同知
陳其等詣軍門降以右丞楊思祖統和陽衛守之明日
龍二部將楊義卿以船八十艘來歸徐達等師至廣平
元平章周昱先棄城遁大將軍駐城中邯鄲縣尹都文
玉率耆老降己酉徐達等師次臨清遣人詣東昌趣都
督同知張興祖等以師來會又檄守樂安指揮華雲龍
將兵從征庚戌傅友德游騎獲元將李寶臣都事張處
仁遂以爲嚮導達因遣友德開道以通步騎都督副使

顧時浚聞以通舟師。癸丑。平章韓政。都督副使孫興祖。俱以師會臨清。於是大將軍徐達率馬步舟師北上。命韓政守東昌。并鎮撫臨清。達師至德州。常遇春張興祖及指揮高顯毛讓程華等。俱以師會。達等師至長蘆。元守將左僉院遁去。達命指揮費子賢守之。達遂徇青州下之。遣人諭子賢分兵守青州。達等師至直沽。獲其海舟七艘。作浮橋以濟師。達又令常遇春張興祖各率舟師並河東西以進。令步騎遵陸而前。元丞相也速等捍禦海口。望風奔遁。元都大震。

廣東何眞率官屬入朝。詔授江西行省參政。

上諭之曰。天下分爭。所謂豪傑有二。易亂爲治者上也。保民達變識所歸者次也。負固偷安流毒生民。身死不悔。斯不足論矣。頃者師臨閩越。卿即輸城來降。不煩一旅之力。使兵不血刃。民庶安堵。可謂識時達變者矣。眞叩頭謝曰。昔武王伐暴救民。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今主上除亂以安天下。天命人歸。四海景從。臣本蠻邦之人。始者逢亂。不過結聚鄉民爲保生之計。實無他志。今幸遇大明麗天。無幽不燭。臣愚豈敢上違天命。上曰。夫能不賈禍於生民者。必世享其澤。朕嘉卿忠誠。授江西行省參政。以表來歸之誠。古云。令名德之輿也。卿令名已著。尚懋脩厥德。以輔我國家。

平章李文忠破清流寧化諸山寨。閩地悉平。○以張正常

爲眞人去其天師之號。

上謂羣臣曰至尊惟天豈有師也以此爲號褻瀆甚矣遂命去其正一教主天師之稱改天師印爲眞人印秩正二品其僚佐曰贊教曰掌書。

漳州府通判王禕上疏請忠厚寬大以法天道減節科歛以順人心上嘉納之○壬戌白虹貫日乙丑白虹復貫日○丙寅大將軍徐達入通州城蒙古主妥懽帖睦邇北遁開平

大將軍徐達等師至河西務元平章俺普達朶兒只進巴率兵迎敵我師與戰大敗之達朶兒只進巴等遁去。

達進兵至通州營于河東岸常遇春營于河西岸乙丑達命衛吏田中爲通州判官攝州事括糧得四千一百石元國公五十八知院卜顏帖木兒等率衆出都城來禦遇春擊敗之擒卜顏帖木兒及副樞也先迭兒脫帖木兒獲馬四百匹船百餘艘國公五十八遁去丙寅達率諸將入通州城指揮華雲龍以兵來會是夜三鼓元主及其后妃太子開建德門往北走大將軍徐達命都督副使孫興祖督軍士脩築通州城。

八月己巳詔以金陵爲南京大梁爲北京。

詔曰朕惟建邦基以成大業興王之根本爲先居中夏而治四方立國之規模最重自趙宋末世夷狄主中國今百有餘載其運乃終羣雄分爭未有定于一者民遭

塗炭亦已極矣朕以布衣當擾攘之際拔身行伍率將渡江荷天地眷祐祖宗積德臣下宣忠將士用命西平陳友諒東滅張士誠南靖閩廣北有中原武功大定混一之勢已成十七年間凡糧餉軍需百物科徵民無休息而江右一方煩勞尤甚遂收天下平寧之效朕觀中原土壤四方朝貢道里適均父老之言乃合朕志然立國之規模固重興王之根本不輕其以金陵爲南京大梁爲北京朕以春秋往來巡狩播告爾民使知朕意

庚午大將軍徐達克元都詔改爲北平府

徐達命馬指揮守通州進師取元都師至齊化門命將塡壕登城而入達登齊化門樓執其監國宗室涇至帖木兒卜花及太尉守書左丞相慶童平章迭兒必失朴賽因卜花右丞相張康伯御史中丞滿州等戮之并獲宣府鎭南威順諸王子六人及玉印二成宗玉璽一封其府庫及圖籍寶物又封故宮殿門令指揮張煥以兵千餘人守之宮人妃主令其宦寺護視號令士卒無侵暴人民皆按堵明日順德守將吉右丞胡參政鄭參政皆自西山來降武德衛軍校獲前樂安逃將俞勝及南參政張郎中等達遣指揮鄧捍赴京獻捷仍命右丞薛顯參政傅友德平章曹良臣都督副使顧時將兵偵邏古北諸隘口○元自太祖奇渥温鐵木眞於宋寧宗開禧二年僭號於元難河之原國語稱成吉思皇帝傳子

窩闊台於宋理宗端平元年滅金景定元年忽必烈即位是爲世祖至元十三年取宋十六年混一天下自太祖僭號至順帝丁未凡十三主一百六十三年自世祖取宋至順帝丁未凡九主八十九年按夷狄爲中國主始於劉淵繼以五胡爲南北朝爲遼金主至順帝北去前後凡一千六十餘年然前此胡主不過竊據一方雖南北平稱而中華之主猶在未有若胡元之時併海內而通屬於夷者蓋至此而冠履倒置極矣我

太祖一掃而肅清之使中原之地千有餘年沒於腥羶之中者拯而出之以復見天日眞再造天地之功也

壬申詔中書省及臺部集耆儒議便民事宜

上謂中書省臣曰近京師火四方水旱相仍朕夙夜不遑寧處豈刑罰失中武事未息徭役屢興賦斂不時以致陰陽乖戾而然耶朕與卿等同國休戚宜輔朕修省以消天譴參政傅瓛等對曰古人有言天心仁愛人君則必出災異以譴告之使知懼自省人君遇災而能驚懼則天變可弭今陛下修德省愆憂形於色居高聽卑天寔鑒之顧臣等待罪宰輔有乖調燮貽憂聖衷咎在臣等　帝曰君臣一體苟知驚懼天心可回卿等其盡心力以匡朕不逮於是詔中書省及臺部集耆儒講議便民事宜可消天變者○上謂侍臣宋濂等曰自古聖哲之君知天下之難保也故遠聲色去奢靡以圖天下

之安是以天命眷顧久而不厭後世中才之主當天下無事侈心縱欲鮮克有終至如秦始皇漢武帝好尚神仙以求長生疲精勞神卒無所得使移此以圖治天下安有不理以朕觀之人君能清心寡欲勤於政事不作無益以害有益使民安田里足衣食熙熙皞皞而不自知此即神仙也功業垂於簡策聲名流於後世此即長生不死也夫恍惚之事難憑幽怪之說易惑在謹其所好尚耳朕常夙夜兢業以圖天下之安其敢游心於此濂對曰陛下斯言足以袪千古之惑也

始置六部官統於中書省○革司農大理二司

先是中書省惟設四部掌錢穀禮儀刑名營造之務上乃命李善長等議建六部以分理庶務至是乃定置吏戶禮兵刑工六部部設尚書侍郎郎中員外主事以滕毅爲吏部尚書樊曾璞爲侍郎前司農卿楊思義爲戶部尚書小卿劉誠爲侍郎錢用任爲禮部尚書世家寶爲侍郎陳亮爲兵部尚書朱珍爲侍郎周禎爲刑部尚書盛京輔爲侍郎張仁爲工部尚書張文爲侍郎

上御奉天殿六部官入見　上諭之曰朕肇基江左軍務方殷所以官制未備今以卿等分任六部國家之事總之者中書分理者六部至爲要職凡諸政務須竭心爲朕經理或有乖謬則貽患於天下不可不慎

改太史院爲司天監復置回回爲司天監○御史中丞劉

基致仕

初　上以北巡也命丞相李善長及基等留守京師且語基督察奸惡以肅輦轂雖內府之事亦宜糾舉基素剛嚴凡中書僚吏有犯即捕治之宦者監工匠不肅基啓皇太子捕寘諸法人皆側足畏基會中書都事李彬奸事覺彬素附善長竊弄威福善長託基緩其獄基不允遣人馳奏請誅彬　帝可其奏時大旱善長等方議禱于神而誅彬之報適至善長曰今欲禱雨可殺人乎基怒曰殺李彬天必雨遂斬彬善長嚮之及　帝還怨基者多訴於　帝前善長亦言基專恣語頗切　帝皆不聽會基有妻喪因請告歸許之

大將軍徐達命指揮華雲龍經理故元都新築城垣

己卯大赦天下○癸未命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帥師取山西

癸未詔大將軍徐達改飛熊衛為大興左衛淮安衛為大興右衛樂安衛為燕山左衛濟寧衛為燕山右衛青州衛為永清左衛徐州五所為永清右衛　帝以元都既克遂命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帥師取山西別遣兵三萬人分隸六衛令都督副使孫興祖僉事華雲龍守之詔以御史大夫湯和為偏將軍與平章楊璟俱從大將軍徐達征山西先是湯和自福建還慶元上命造海舟運糧往直沽候大將軍征發是歲海多颶

風不可行。乃詔和以粮儲之鎮江還京師。至是命從西征。

戊子大將軍徐達遣右丞薛顯參政傅友德將兵略大同。○命指揮葉國珍計度北平南城。故金時舊基也○甲午命右副將軍馮宗異率兵從大將軍徐達取山西。○九月戊戌改故元都安貞門爲安定門建德門爲德勝門。○癸亥下詔求賢。

詔曰。朕惟天下之廣。固非一人所能治。必得天下之賢共理之。向以干戈擾攘。疆宇彼此。致賢養民之道未之深講。雖賴一時輔佐。匡定大業。然懷才抱德之士尚多隱於岩穴。豈有司之失於敦勸歟。朝廷之疏於禮待歟。抑朕寡德不足以致賢歟。將在位者壅蔽。使賢者不上達歟。不然。賢士大夫幼學壯行。思欲堯舜君民者。豈固没世而已哉。今天下甫定。願與諸儒講明治道。啓沃朕心。以臻至治。岩穴之士。有能以賢輔我。以德濟民者。有司禮遣之。朕將擢用焉。○上謂中書省臣曰。任人之道因材而授職。譬如良工之于木。小大曲直各當其用。則無棄材。夫人亦然。有大器者。或乏小能。或有小能。不足以當大事。用之者在審察其宜耳。驊騮之材。能歷險置遠。若使攫兎。不如韓盧。鉛刀之割。能破朽腐。若解全牛。必資利刃。故國家用人。當各因其材。不可一律也。不然。則人材不得盡其用。而朝廷有乏人之患矣。○上手詔

中書省臣曰昨有張冲上書言時事其所言有可取者二一謂在廷之臣令各言朝廷得失庶上有所據而用其所長一謂中書省令各衙門正官各言得失每月用三人言言貴簡當選其練達剴切不避忌諱者量加擢用以養忠直之氣此甚可取也夫聞得失則知利病知利病則生民蒙其福聽忠直則正人多正人多則朝廷清明矣自古治世之君皆由是道若秦二世隋煬帝所以亡者坐不用此耳○有御史上言陶安隱微之過上曰朕素知安安豈有此且爾何由知之對曰聞之於道路　上曰御史但聽道路之言以毀譽人以此爲盡職乎命中書省黜之

甲子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參政傅友德等率兵北平取兗下州郡○都督張興祖下永北○乙丑副將軍常遇春下保定府以指揮李傑守之丁卯下中山府以指揮董勳守之遂帥師趨真定○十月戊辰大將軍徐達下河間府以廣武衛鎮撫劉聚守之○己巳副將軍馮宗異偏將軍湯和下懷慶以指揮紀斌守之○壬申馮宗異湯和取澤州丁丑取潞州○戊寅以元都平詔天下○大將軍徐達克雄州以徐州衛鎮撫程信守之○命毀蒙古水晶宮刻漏

司天監進元主所製水晶宮刻漏備極機巧中設二木偶人能按時自擊鉦鼓上覽之謂侍臣曰廢萬幾之務

而用心於此所謂作無益害有益也使移此心以治天下豈至亡滅命左右碎之

丁酉定正旦朝會儀○十一月己亥定諸祀典

中書及禮部定奏天子親祀圜丘方丘宗廟社稷若京師三皇孔子風雲雷雨聖帝明王忠臣烈士先賢等祀則遣官祭祀郡縣宜立社稷有司春秋致祭庶人祭里社土谷之神及祖父母父母并得祀竈載諸祀典餘不當祀者禁止○上諭群臣曰凡祭享之禮載牲致帛交於神明費出已帑神必歆之如庶人片紙瓣香皆可格神不以非薄而弗享也所得之物皆已力所致也若國家倉廩府庫所積乃生民膏脂以此充實神庭徼福私身神可欺乎惟爲民禱祈如水旱疾疫師旅之類可也

命告謀反不實者抵罪有司著爲令○諭宿衛武臣

上朝罷召宿衛武臣諭之曰朕與爾等起布衣歷戰陣十五六年乃得成功朕今爲天子卿等亦任顯榮居富貴非偶然也朕提孤軍應敵危亦甚矣然每出師必戒將士毋妄殺毋焚民居此心簡在上帝故有今日卿等亦思曩時在民間視元之將帥輕裘肥馬氣燄赫然何敢望之然彼之君民不思祖宗創業之難驕淫奢侈但顧一身逸樂不恤生民疾苦一旦天更其運非特不能保其富貴遂致喪身滅名今曆數在朕朕何敢驕怠常恐政事廢缺日慎一日自非犒賞將士宴百官享外使

未嘗設宴爲樂爾等亦須勤身守法勿忘貧賤之時勿爲驕奢淫佚之事則身常榮而家常裕矣

遣文原吉詹同魏觀等分行天下訪求賢才

上諭之曰天生人才必爲世用然人之材器有不同明銳者質或輕剽敦厚者性或迂緩辯給者行或不逮沉默者德或有餘卿等宜加精鑒原吉等曰陛下昭德四海正賢俊丕應之日臣等敢有不盡其心　上曰人材不絕於世朕非患天下無賢患知人之難耳苟所舉非所用爲害甚大卿等慎之

辛丑建大本堂

命取古今圖籍充其中延四方名儒以教太子諸王分番夜直仍選才俊之士充伴讀上既立皇太子以定大本戒之曰天子之子與公卿士庶人之子不同公卿士庶人之子係一家盛衰天子之子係天下安危爾承主器之重將有天下之責也公卿士庶人不能修身齊家取敗止於一身一家若天子不能正身修德其敗豈一身一家之比將宗廟社稷不保天下生民受殃可不懼哉○上嘗退朝還宮皇太子諸王侍上指宮中隙地謂之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爲遊觀之所今但令內史種蔬誠不忍傷民之財勞民之力耳昔商紂崇飾宮室不惜人民天下怨之身死國亡漢文帝欲作露臺而惜百金之費當時民安國富夫奢儉不同治亂懸絕爾等

當記吾言常存警戒○上諭皇太子曰自古帝王以天下爲憂者惟創業之艱中興之主及守成賢君能之其尋常之君不以天下爲憂及以天下爲樂國亡自此而始何也帝王得國之初天必授於有德者然頻履憂患而後得之其得之也難故其憂之也深若守成繼治之君常存敬畏以祖宗憂天下之心爲心則永受天命苟生怠慢危亡必至可不畏哉○上御文樓太子侍側因問近與儒臣講說經史何事對曰昨講漢書七國叛漢事遂問此曲直孰在對曰曲在七國　上曰此講官一偏之說且言景帝爲太子時常投博局殺吳王世子以激其怒及爲帝又聽晁錯之說輕意黜削諸侯土地七國之變實由於此若爲諸子講此則當言藩王必上尊天子下撫百姓爲國家藩輔以無撓天下公法如此則爲太子者知敦睦九族隆親親之恩爲諸子者知夾輔王室以盡君臣之義○上召東宮官屬及王府官屬諭之曰輔導之臣猶法度之器必先正已而後正人蓋德義者正人之法度善惡者脩身之衡鑑汝等輔導諸子必申其德義明其善惡使之趨正而不流於邪如此則能盡輔導之職觀之梓匠雖有材木必加繩削乃能成器太子諸王必得賢輔導因質贊助乃能成德朕擇汝等爲官僚各宜盡心又如經史中古人已行之事可爲戒監者采摭其事編次成集朝夕覽觀以廣智識亦有

助於輔導羣臣頓首受命而退復顧劉基等曰朕觀古賢聖之君雖治平之世而不忘修省誠以富貴易至於驕奢驕奢必至於荒縱未有荒縱而不顛覆者故嘗戒太子諸王以爲士不能正身脩德則殃及身家爲士且然況於爲君爲王者乎基頓首對曰陛下此言萬世之福也○上諭太子賓客王儀太子諭德秦鏞盧德明張昌曰範金鑢石所以成器尊師重傅所以成德朕命卿等輔導太子必先養其德性使進於高明於帝王之道禮樂之教及往古成敗之迹民間稼穡之事朝夕與之論說日聞讜言自無非僻之干積久以化異日爲政自然合道卿等勉之

甲辰封孔希學爲衍聖公孔希大爲曲阜知縣皆世襲

希學孔子五十六代孫也命襲封衍聖公仍置官屬曰掌書曰典籍曰司樂曰知印曰奏差曰書寫各一人又立孔顏孟三氏教授司教授學錄各一人及立尼山洙泗二書院各設山長一人復孔氏子孫及顏孟三家子孫徭役官屬並從衍聖公選舉呈省擢用授希學誥曰古之聖人自羲農至于文武法天治民明並日月德化之盛莫有加焉然皆隨時制宜代有因革至于孔子雖不得其位會羣聖之道而通之以垂教萬世爲帝者師其孫子思又能傳述而名言之以極其盛有國家者求其統緒尊其爵號蓋所以崇德報功也歷代以來膺襲

封者或不能繩其祖武朕甚憫焉當臨御之初訪世襲者得五十六代孫孔希學大宗是紹爰行典禮以致褒崇爾其領襲世儒益展聖明之用於當時以副朕之至望豈不偉哉

癸丑徐達克趙州以叅隨王戍守之○癸亥手詔召御史中丞劉基命以來春舉行籍田禮○甲子詔定乘輿以下冠服之制○十二月徐達克太原蒙古擴廓帖木兒遁之甘肅

初元主北奔命擴廓帖木兒復北平因是率兵出鴈門關將由保安州經居庸關以至北平達聞之謂諸將曰擴廓帖木兒率師遠出太原必虛北平孫都督總六衛之師足以鎮禦我與爾等乘其不備直抵太原傾其巢穴則彼進不得戰退無所依此兵法所謂批亢擣虛也若彼還軍救太原則已爲我牽制進退失利必成擒矣諸將皆曰善遂引兵徑進擴廓帖木兒至保安州聞之果還軍其鋒甚銳副將軍常遇春謀於達曰我騎兵雖集而步兵未至未可與戰莫若遣精兵夜襲其營其衆可亂主將可縛也達然之會擴廓帖木兒部將豁鼻馬潛遣人約降且請爲內應達於是遣兵夜襲其營擴廓帖木兒方燃燭坐帳中使兩童子執書以侍衆覺變擾亂擴廓帖木兒倉猝不知所出亟納靴未竟跣一足踰帳後出乘騧馬從十八騎遁去迨旦豁鼻馬遣其子來

報達等勒兵進營太原城西。豁鼻馬以其將校降。得兵四萬人。馬四萬餘匹。擴廓帖木兒奔大同。遇春以兵追之。至忻州。不及而還。擴廓帖木兒遂走甘肅

置潁州衛。命指揮僉事李勝守之。

潁州自元季韓咬兒作亂。民多逃亡。城野空虛。上自如汴。道過其地。遂命勝築城立衛。招集流亡。民始復業。

詔定官民喪服之制。

監察御史高原侃上言。京師人民。猶習元氏舊俗。凡有喪葬。設宴會親友作樂娛尸。惟較酒殽厚薄。無哀戚之情。流俗之壞至此。甚非所以爲治。且京師者。天下之本。萬民之所取則。一事非禮。則海內之人。轉相視効。弊可勝言。況送終禮之大者。不可不謹。乞禁止以厚風俗

上是其言。乃詔中書省。令禮官定官民喪服之制。

定三師朝東宮儀。

上以東宮師傅。皆勳舊大臣。當待以殊禮。朝賀東宮。難同庶僚。故命禮官考古定議。

副將軍馮宗異等克猗氏。擒蒙古右丞賈成。遂克平陽。擒其右丞李茂。○副將軍馮宗異克絳州。擒蒙古左丞田保徐伯昌。○起復濟南知府崔亮爲禮部尚書。○頒社稷壇制於天下郡邑。○詔立旗纛廟京師。於都督府治之後。天下衛所於公署後。以霜降日致祭。○遣符寶郎僕斯以即皇帝位號國大明建元洪武賜璽書高麗國王。王顓知之。

○遣知府易濟奉詔。以即位號國大明。建元洪武。示安南知之。

江左陸翀之仝校